

我建設了它，就一定要保衛住它

——記武漢市防承特等功臣、優秀青年團員樂金元的話

我是一個建築工人。才從鄉裏進城的時候，對於自己的勞動的意義還知道得很少，經過黨的教育，又參加了青年團，才慢慢的懂得：我們建築工人担负着的是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基本建設的重要任務。一個人能把自己的勞動，貢獻給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這是多麼幸福的事情啊！兩年來，我和同志們披着那泥塵累累的但是我們最心愛的老工衣，從這裏搬到那裏，從那裏又移到更遠的地方，而這裏、那裏和更遠的地方，就會出現漂亮的高樓大廈。每當我和同志們離開每一棟親手造起來的房子，同時看到房子的主人們帶着歡樂的微笑搬進這些房子的時候，心裏就有說不出的高興。因為這些房子的主人多數都是基本建設單位的籌備工作人員，或者是生產的工人，他們都在為社會主義而勞動。

今年夏天，我們正為同濟醫院大樓日夜的趕工，因為有許多為了革命損害了自己健康的人，被疾病折磨着的老大娘和撐着大肚皮的婦女們，都眼巴巴的望着我們。可就在這個時候，長江發了大水，武漢關的水位天天上漲。黨號召大家要戰勝洪水，確保武漢地區人民生命財產和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安全。我想，黨的話很對，要不，我們千辛萬苦，風裏雨裏的把房子造起來，水一泡都完了。既然我建築了它，就一定要保衛住它，不使它被洪水淹沒。這樣，我就和公司裏

的同志們一起走上了防汛的最前綫。

二

我和同志們一上前綫，站在張公堤上，眼看着那兇狂像野獸一樣的波浪，隨着狂風，向堤岸猛撲，堤岸的泥土一塊一塊往下崩塌，險情到處發生。我想，這是考驗青年團員的時候到了。我向黨支部提出要求，批准我參加搶險隊，在鬥爭中請黨組織考察我，我想通過這次鬥爭，爭取參加世界上最偉大、最光榮的隊伍——共產黨。

七月二十七日早晨，張公堤的水位到了二十八點五二公尺。張公堤外廣闊的湖面波濤洶湧，加上狂風暴雨，轟轟發響，就像打炸雷一樣，震的人胆戰心驚。雨打在人臉上使你連眼睜都睜不開，一人多高的浪頭一個接着一個地向堤上衝來，好些壓在蘆包上的大石頭都被沖走了。情況十分緊急。我們全體搶險隊員都上了堤。在金銀灘、姑嫂樹之間的一段堤上，我發現堤脚下有個蘆包沖動了，馬上那底下就會出現漏洞，風浪沖來，堤防就有崩潰的危險。一時沒有別的辦法，我就跳下水去，一屁股坐在那個蘆包上，喊人趕快抬大石頭來。人多手快，同志們抬着大石頭都向我跑來，我正抱着同志們遞過來的一塊百多斤重的大石頭，壓在蘆包上，回過身來接第二塊時，一個大浪頭撲過來，那個遞石頭的同志不見了，我只聽得撲通一響，右手感到一麻，接着就被這塊石頭壓住了。我連忙從水裏站起來，一看，那個同志也站起來了，我們又趕着搬石頭。這時我聽見好多聲音在喊：「樂金元，你的手指頭斷了。」我舉起手來一看，右手中指前面的一節給石頭砸斷了，但還沒有掉下來，露出一圈白骨頭，一會兒，鮮血直流。我突然感到全身都在劇痛，鼻子一酸，差

一點掉下眼淚來。但是我馬上想到：這正是戰鬥最緊張的時候，不能分散同志們的精力，影響大夥的戰鬥情緒。又想起了志願軍重傷都不叫痛，爲了保衛祖國，他們連性命也可以犧牲。我這一點傷算得什麼呢！把心一橫，就對同志們說：「沒關係，不痛，大家搶險要緊！」說完，我馬上從別人手裏搶過來一塊大石頭，壓在麻包上，直到漏洞塞住了才上來。上岸後，同志們都圍攏來安慰我，我說：「爲了保衛武漢市一百五十萬人民，爲了保衛我們自己親手建設的城市，斷了一節指頭不算什麼！」

搶險隊副隊長葉敦福同志一定要扶着我上醫療站。當醫生替我進行縫合手術時，我覺得牙齒都咬酸了，大顆大顆的汗不斷的掉下來，可我沒吭聲，心裏却想着堤上，想着那個麻包壓住了沒有。大概葉敦福同志看見我臉色不好，關切地問我：「痛得厲害嗎？」我連忙說：「沒有什麼，痛是有點痛，不要緊。你趕快回去照顧工作吧！風這麼大，雨這麼大，浪頭一定不小！」葉敦福同志含着淚走了，我心裏才感到輕鬆一點，手術也很快的弄完了。

三

我想，做這點事情，是我的本分，實在算不得什麼。可是，黨和人民却十分關懷我。因爲傷口一時難好，領導上送我上漢口協和醫院治療。在醫院裏，組織上天天打電話來問我，黨支部書記還老遠地跑來看我，安慰我，要我好生休養。又告訴我工地的同志們還給我評了功。離開前綫上醫院，我就感到怪不好意思了，同志們給我這大的光榮，使我更感到慚愧，人躺在病床上，心却飛到張公堤上去了，夜半醒來，聽到風搖樹響，還以爲自己是在堤上工棚裏，可睜眼

一看，自己却一個人在安靜的病房裏躺着。心裏感到很懊悔：爲什麼不請求留在前方休養呢？睡他兩天就好了。我睡在病床上，可是洪水天天在漲，堤上正是要人的時候。我再也躺不住了。一骨碌爬起來，跑到醫生那裏懇求出院。醫生同志見我意志堅決，也就批准了。第二天，天剛亮，我就出了醫院。

清早，太陽剛出來，多麼難得的一個晴天啊！公共汽車在街上跑來跑去，上工的上工，上班的上班，繫着紅領巾的可愛的孩子們也揸着書包上學去……。一切不都像以前一樣嗎？只是當那滿載黃土的大卡車從我面前飛奔過去時，我才猛然記起昨晚護士告訴我武漢關的水位快到二十九公尺了。我沿着解放大道快步前進，看到我親手造起來的那些房子裏，已住滿了人，看到街上那麼多的房子，都沒有被洪水淹掉，想到同濟醫院大樓的工程還沒有結束，正等着自己和同志們可去完成。我恨不得一步就走到堤上去，保衛堤防，讓全市人民安安心心過日子，讓那高樓大廈漂漂亮亮地矗立在那裏。

一回到堤上就碰到大隊長，見面我就要工作。大隊長問我是不是偷着跑出來的。同志們也驚訝我爲什麼回來得這樣快。說什麼他們都不肯讓我工作，一定叫我再回醫院去。我真急了，隨手拿出醫生給我的證明書，要求領導上答應我：卽算暫時不能幹重活，就看看家，保管器材，做做保衛工作也行。大隊長看到我這樣堅決，也就含笑答應了。我一下子就被同志們拉着問長問短起來，有的給我橈子，有的給我端來了開水，有的問吃飯了沒有，手怎麼樣。使我深深體會到集體的溫暖。特別是，同志們一談到黨時，每個人的眼睛裏都充滿着無限信賴和激動的光輝，大家都說：防汛鬥爭的勝

利，就是黨的勝利。是的，跟着共產黨走就永遠是勝利接着勝利。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和智慧去爲黨的事業奮鬥，這就是最大的幸福。

四

一輩子我也忘不了八月五日這一天，黨批准了我的入黨要求，吸收我做一個光榮的共產黨員。我曉得，做一個共產黨員，責任就更重大了。我永遠要用自覺的行動來實現黨告訴我的：一個共產黨員就是一粒火種，到那裏那裏就要燃燒起來，帶動廣大羣衆一起前進。共產黨員不但要在困難艱險的時候走在最前面，而且要在平凡的日常勞動中也發出生命的火花來。

的確，入黨以後，我感到一切都變了樣，感到自己身上增加了一股無比巨大的力量，它督促我去關心周圍一切的事物。每天，從早上到晚上，我都拿出搶險時的那股勁頭來工作，幫助同志們清理工具，洗淨、修好畚箕，使大家出動時順手就能拿到工具；有時，同志們搶險去了，我就送茶水，或是幫助隊長做些動員工作，了解每個同志的困難和思想上存在的問題，及時向組織彙報求得解決，使全隊一條心，更有力的投入戰鬥。一有空，我就讀報紙，學習防汛搶險知識，有時看得連睡覺也忘了。雖然我的文化水平很低，讀起來吃力，但是讀懂了用處却很大呢！一次，大夥在浸漏的地方挖倒漣溝，按照挖三四公尺長就要在溝裏鋪上沙子、石礫，因爲堤外水位已接近二十九公尺，洪水對堤身的壓力很大。但技術員卻叫工人一直挖到九十公尺長才開始鋪沙。這樣容易破壞堤身，造成嚴重的險情，多麼危險啊！我馬上向大隊長彙報這個情況，及時的予以糾正。後來，組織上讓我當小隊長，

我知道這是黨交給自己的責任，雖然有困難，可決不能推辭。我想，只要緊緊依靠着黨，虛心向同志們學習，耐心幫助同志們解決困難問題，搞好團結，就能完成黨交給自己的任務。我剛開始這樣做的時候，可恨的疾病又纏住了我。經過醫生的檢查，才知道是下水搶險時得的日本吸血蟲病。組織上又把我送到醫院裏來了。前幾天，我躺在床上，護士同志送來兩封信。一封是工地裏的通知，通知說我已和公司裏的同志們一起被調到華中鋼鐵公司的建築工程隊裏去了；另一封是我的老師傅給我寫的，同濟醫院大樓已經完工了，我沒有來得及參加，他們又已經到了江那邊。老師傅的信裏說：「全元，你快把病養好吧！我告訴你，這裏的一個工地就有二十多里長，我當了一輩子的建築工人，莫說沒見過，早先聽也沒有聽過這樣大的場面！我想，這不就是你常和我說的社會主義嗎？……」是的，這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大廈呀！我躺在床上，想着華中鋼鐵公司工地那種宏大壯麗的景象，心中充滿了幸福的感情。我不止一次地要求醫生同志快點給我治好病，讓我儘快地到工地上去和洋灰，搭腳手架，親手為社會主義大廈砌磚，蓋瓦！醫生奇怪地看着我說：「現在洪水退了，你有權利好好地養病！」可他那裏知道，我心中所想到的「權利」的意義，不是躺在床上輕鬆的養病，而是在那高聳入雲的腳手架上，火一般燃燒着勞動熱情的建築工地上呢。我們在堤上戰鬥，就正是爲了這個啊！

（荀 颺記），

祖國要求青年團員在勞動中發揮創造性

佩 玖、莫 虹

工棚外面，又傳來了一片吵嚷的聲音。

天下着小雨，路上泥濘不堪，漢口鐵橋漢口岸聯絡綫的路基，却仍在一天天的堆高起來。工人們挑着一担一担沉重的黃土，要從距離十八公尺的便綫卸土處挑到這路基上來，踏着泥濘的路，通過又濕又滑的跳板爬上路基，土越堆得高，便越難得挑，生產效率也就慢慢的降低下來。一天挑土四五方的，現在只能挑一方多了；這樣就大大的影響工程的進展。

青年團員、工地實習領工員劉培良看到這種情況，心裏非常焦急。他回想着：「去年離開鄭州鐵路技術學校時，向組織上提出了保證，要在參加祖國第一座大橋的建設工程中，發揮勞動創造性為祖國的建設事業奮鬥。而現在覺得原來學的却用不上：學橋樑的，搞土方；有些工作就不敢插手，有時甚至閒得沒事幹，如何創造性的勞動法呢？」他感到很苦惱，過去的滿腔熱情，現在接觸到實際工作却是這樣，與自己原來的理想有距離，一種失望消極的情緒，橫在劉培良的心頭。

劉培良再也耐不住了，他常常看到：一羣工人正挑着滿脊簍的土，望着泥濘濕滑又高的跳板，不好上去。工區主任也沒有辦法。劉培良驚訝的進一步的了解了情況，才知道土方工程費用已超過國家預算很多：原來卸土工資是七百元一方的，現在加到二千四百元一方，而工人的收入還在減

少；特別是由於挑卸土效率低，影響了車輛的週轉，曾先後被罰延誤費七千餘萬元。這些事情劉培良都記在心裏，他開始考慮：怎樣才能很好的完成國家交給的任務，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而且現在只不過三萬方土，以後還要做十八萬方土，那麼漢水鐵橋怎麼能如期修成呢！這些問題纏住了他，他也就開始體會到：不是沒有工作做，不是一定要待領導佈置一點工作，才去做一點工作，而是看自己如何主動的去找工作做，出色的完成領導交給的任務；他開始懂得了怎樣才是創造性的勞動，因此他要想辦法，協助領導來解決問題。

×

×

×

冬月的晚霞分外的美麗，但劉培良無心欣賞，吃過晚飯，逕直的往工地上走去。

工地上堆人談笑着。原來今天要放電影，而且是放蘇聯的橋樑綫路機械化施工記錄片。這，可吸引住了劉培良，「就在這裏看電影吧！從蘇聯的電影裏來學習一些經驗。」他也跑到人叢中去等待着電影的放映了。

果然，蘇聯電影對劉培良啓發很大。特別是他看到了蘇聯綫路填土的施工方法是在施工的綫路上鋪上軌道，一列車一列車的土就可以直接的卸在路基上，然後用推土機推開攤平，再起道，就這樣，一層一層的加到設計標高。他想到用正綫卸土，不要人工來挑，使用半機械化的施工方法，國家投資可減少，工資問題也可適當解決。同時在漢水鐵橋漢口橋頭填土的時候，領工具常之濟也問領導上提出了正綫卸土的建議，但那時客觀條件不具體，行不通，但對劉培良却有很大的啓示。

由漢水橋調到綫路工區，劉培良在測定卸土中心綫時，

發現卸土綫與正綫完全平行。他立即想到：「這事可能實現正綫卸土了。」因此他大胆的向工程段技術室張主任提出了他的建議。張主任笑了一笑說：「承载力够麼？」並提出了一些困難和問題：如用人工在正綫上鋪軌的問題；道心及道木下的打夯和搗固的問題。團支部書記也隨着說：「路基是否會壓垮？是否要鋪道渣？如果要鋪道渣的話，那就麻煩啦！」張主任與團支部書記提出的一連串的問題，給劉培良很大的刺激，雖然他知道火車是不會把路基壓垮的，但沒有理論根據。他也開始認識到：一個新鮮事物，不會輕而易舉的實現，必須經過先進與保守的鬥爭。那麼擺在眼前的困難，對一個青年團員來說，應該怎麼對待呢？他想起了蘇聯翻譯小說「遠離莫斯科的地方」裏的工程師別里捷、阿歷克賽在敷設輸油管工程中，勇於創造，堅決和盲目崇拜「權威」的墨守成規的前任總工程師格魯布斯基進行鬥爭的情形，他們以無比的熱情從事設計、研究，他們不辭勞苦的，冒着生命危險去進行實地調查，就是這樣戰勝了保守思想，使計劃三年完成的任務，在一年時間內就完成了。他也想起了在鄭州鐵路技術學校與他同學的馬忠揚，在西北幹綫工程局實習才半年，便提出了選綫的合理化建議，雖然碰到各種保守思想的冷嘲熱諷，但他以對人民負責的精神，想盡一切辦法，終於實現了自己的建議，為國家節約了財富六十億元。

這些英雄的形象鼓舞着他，使他進一步認識到：所謂創造性的勞動，便不是光照人家走過的路去走，而必須以對國家建設更負責的精神，開動腦筋，創造性的來完成任務。他完全相信蘇聯的先進經驗，也完全相信它會適用於本工區。這就必須進一步深入實際、深入羣衆、深入到科學理論中去

研究張主任等人提出的一些問題，全面的提出建議，用具體經驗與理論來擊破保守思想。

於是劉培良在領導的同意下，和領工員一道去現場值班。他首先了解了聯絡綫的全盤情況和卸土範圍、數量及可能產生的問題，像路基能承受多少壓力，如何起撥道，如何打夯、搗固，各工種如何分工配合等問題。問題是絡繹不絕的出來了：如何解決呢？劉培良就認真找有關參考書看，他認真鑽研了「土木工程機械」；他計算了路基的承載力。原則問題逐漸從理論上得到解決後，還有許多實際問題需要解決。劉培良剛從學校出來不久，缺乏實際施工經驗，因此他便與領工員葛明禮、常之清研究，在他們的大力支持下，又初步解決了撬板起道，木鎬搗固的問題。而且劉培良又進一步的作了現場實地調查。根據分析結果證明：如果採用正綫卸土的方法後，只需挑卸工人四百人，起道工人六十人，這便較原計劃在三月份需要八百五十人的，減少了近一半，同時還能節省岔綫卸土所需的挑土加高費。

這些疑難問題逐步獲得解決後，更鼓勵了劉培良第二次的向工區程主任提出了他的建議。程主任當時考慮的主要是安全問題。

確實，領導上對安全問題的懷疑並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岔綫上曾鋪了兩次道渣，但在卸土的第一天，機車就出了軌。何況正綫的路基很高，又是彎道，又是不鋪道渣的呢。

新的問題的提出，又楞住了劉培良。但領工員們的大力支持，又給解決了。領工員們都說出了過去的經驗，證明安全方面，不會有什麼問題。並且提出了自己的保證說：「只要我們領工員在現場加強對工人的指導，將土攤平，道做好，加強檢查，大家注意起來，事故是可以避免的。」這樣

又增加了劉培良的信心，他又提到工區主任處。主任反映給段上，王段長說：「我們的條件可比不上蘇聯，研究下看。」他與周工程師商量，周工程師也說：「解放前，不求質量倒可以做；現在要保證質量，這辦法就不行了。」

一次、二次、三次，劉培良一再的提出建議，領導上不是熱情支持，却提出了一連串的疑難問題，不協助加以解決。劉培良並沒有被困難嚇倒，終於在黨和工區領導支持下，依靠羣衆豐富的經驗尋得了理論根據，再次修改寫成一個全面的建議書。特別是蘇聯專家的來到工地，看到了岔綫卸土的情況後，也提出了可以在正綫上卸土。這樣便更鼓舞了劉培良再次的提出建議，也有力的擊破了領導的保守思想。蘇聯專家的正確指示，是劉培良實現建議的關鍵。

建議書送去後，又隔了一些時才批下來。劉培良是多麼焦急的在等待着啊！因為他曾計算過：建議晚實現一天，便要使國家損失六百萬元，這是多麼令人痛心的事！劉培良一再催促着，好不容易才批了下來。在崔副局長的指示與段上工人同志們火熱的勞動的支持下，只一天一夜就做好了移綫的工作。經過一再的鑽研努力，不斷的與保守思想作鬥爭，劉培良的建議終於實現了。根據現在初步計算：提高了工作效率一倍，節省工費、料費共一億三千一百萬元。這樣，劉培良受到了青年團武漢市委表揚為優秀團員。

×

×

×

劉培良並沒有因為實現了這一建議而自滿，他知道祖國社會主義建設還才開始，合理化建議也就沒有盡頭。隨着第一個建議實現後，工程進展很快。為了更早的為長江大橋做好準備工作，讓火車從南至北、從北至南更好的暢行，張公堤到漢水橋需要很多土方，才能填好漢口聯絡綫，使京漢路火

車通過漢水橋到漢陽。這些土方都是從遠至三四十里路外的漢口運來的，中間要通過仁壽路跨綫橋和張公堤跨綫橋，跨綫橋的施工必須土方工程密切的配合才能不受影響。估計兩百公尺的場地，若五百人挑，便要七個月；一千人挑，也得三個半月。而工期又很急促，要三個月完工。但行政規定最多只能由五百人增加到七百人，那就得五個月才能完工了。眼看任務又難得完成，劉培良剛剛愉快的心情又焦急起來。他學習了王崇倫的革新精神，他知道歷史上沒有萬能工具胎，而王崇倫創造出來；歷史上不能解決的問題，就需要下一代的人們想辦法來解決，這才是革新，這才能早日創社會主義社會去。因此他又冒着雨到工地上去畫圖設計想辦法，終於想出了在航空路做條臨時便綫，過張公堤再回到正綫上卸土的建議。在實現建議的過程中，他又協助行政解決了張公堤與解放大道中需要搭一個便橋的道木問題。在黨團組織的支持催促下，建議又實現了。這樣，三個月的任務，不但能完成，而且能提前一個月完成，節省工費八千五百萬元。

現在漢口綫路工程已經完工，火車就要載着北方的鋼材、糧食、旅客通過這裏。這是祖國建設的新的成就，這是人民的幸福！劉培良就是在祖國這樣偉大的建設中，創造性的貢獻了自己最大的力量，將自己的幸福融匯在全體人民的幸福裏。

做到一千五百天安全發電的青年工人

葉文宣

一提到發電廠，青年朋友們的腦子裏就會想起，偉大的革命導師列寧曾經說過的名言：「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上電氣化」。從這一句名言裏，我們也就可以想到電力對我們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重要意義了，它不僅是我們近代工業生產的巨大動力，也是我們生活中有用的朋友。因此，作為一個電業工人，他所擔負的責任就非常重大。保證安全發電和供電，就能保證我們的日常生活的安定，就能使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特別是工廠、礦山的生產迅速前進。

青年電業工人朱少清，便是一個深刻地了解到自己的工作對祖國建設事業有着重大關係的人。他是武漢冶電業局的工人。廠裏開展一千五百天安全發電運動，朱少清真正做到一千五百天沒有發生事故。因此，在一九五四年青年團武漢市代表會議上，朱少清光榮地得到團市委的表揚，取得了優秀團員的光榮稱號。

二

武漢解放前朱少清經過不少的困難，才進入現在的武漢冶電業局第三發電廠當學徒。那時候，一家七八口都依靠父親一人傭工養活，物價天天向上漲，失業也時常光臨到朱少清父親的身上，一家人經常吃的是麥麸子和野菜，有時甚至連這些東西都吃不上，大米白麵那就更不用說了。母親就在

這種飢餓的日子裏得了病，沒錢醫治，活活地折磨死了。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當然朱少清對生產是沒有興趣的，更談不到工作的責任心了，每天在廠裏當班時也和大夥一樣，洗洗澡，開開玩笑，乏了就眯着眼打一陣瞌睡……。

解放以後，朱少清覺得一切都變了樣，黨給他帶來真理，也是他記得最深刻的話：只有建設社會主義，苦日子才不會再回頭。從這時起，朱少清對工作有了新的認識。特別是一九五二年廠裏發生過的一件嚴重的事故大大提高了這個青年工人的責任感。那時發電機上面凝結水泵的保險絲使用過時了，沒有人去管，結果炸斷了，飛輪也跟着停止轉動。許多工廠、礦山也馬上跟着癱瘓下來，給國家帶來了重大的損失。事故發生後，廠裏的黨組織發動大家展開討論，找出事故的原因來。發現既不是機器不好，也不是壞分子破壞，而是沒有一套完整的安全發電的操作規程制度，勞動紀律鬆弛，工人們老習慣沒改，上班時還洗澡、開玩笑、打瞌睡……。黨號召大家開展反事故運動，制訂操作規程制度，整頓勞動紀律，推行科學巡迴檢查法。朱少清首先響應，並且認真參加學習和執行。他值班時，總是按照科學巡迴檢查法的精神嚴格的檢查着機器的各個運轉部門，這樣就連隱形事故也逃不脫這個專心操作的青年團員的眼睛。他檢查的時候，不僅是一般的觀察，而且小心的研究，比如，他發現循環水泵的馬達抽水溫度增高，並沒有認為是運轉發熱的平常情況。而是加以仔細檢查，拆開一看，原來是「油令」不動的緣故。有一次補給器失靈，這是很難發現的隱形事故，但他及時發現處理了。有些事故朱少清不能自己處理，他立即通知負責的同志，如一次排汽溫度不斷增高，朱少清馬上斷定是凝結水位高了的緣故，但這不是在自己的職責範圍內，可是朱少清仍

及時通知下透平的值班同志加以處理。朱少清不僅在值班時這樣細心認真負責，嚴格執行科學巡迴檢查法，而且在執行交接班制度中也是一個積極的帶頭人。過去常常發生這樣的現象：接班的沒來，交班的却走了。或者你來我走，啥也沒談沒交代。機器運轉情況都靠接班的上班後再摸索，心中無底。出了事故就一定手忙腳亂，很難處理。朱少清懂得這個玩意的厲害，一面積極跟別人宣傳，一面自己帶頭。接班時，他早來幾分鐘，仔細聽聽機器運轉的聲音，反覆檢查表計，向交班同志詳細詢問，弄得心中有數了，接班時間也到了，才正式接班。交班時，則主動的耐心的把本班的情況交代清楚。

增產節約運動開展了，朱少清懂得，保證安全發電、供電，不出事故，這就是最大的增產節約。但是每個人都有義務幫助領導上降低發電成本，為社會主義建設積累資金呀！上班的時候，朱少清拿着抹布，時刻不停地在揩抹着機器，注視着機器上的每個儀表和零件。當眼光停在抽空器上時，他的腦筋也轉動起來：「抽空器裏的蒸餾水都放掉了，不放掉不是還有用嗎？」「是的，有用！」下班後，他就向領導上建議，把這些蒸餾水全部利用起來，不僅等於每天增加六萬千的熱量，提高了燒汽效率，而且每天能節約兩噸水，也可以降低發電的單位成本。建議是合理的，領導上立即通知執行了。

機器生產是互相關連互相配合的，一個人積極勤勞是不夠的，必須大家團結一致，互相支持和監督，才能使生產有節制有秩序的進行。朱少清知道自己有愛發脾氣的缺點，而且同班的趙師傅脾氣更躁，如果搞不好，就會影響生產。因此，朱少清在自己擬訂的個人保證條件中特別加進了搞好團

結這一條。在生產中更虛心的向老師傅們學習，對於老師傅的缺點也誠懇認真地及時提出來。這樣關係就逐漸融洽了。因此，當朱少清發現排汽溫度增高時，就告訴值下透平班的趙老師傅防止了事故。趙師傅見他態度誠懇，對生產負責，非常感動，此後整個班團結和配合得像一個人的手足一樣。

朱少清就是這樣一千多天來始終如一日的有秩序有紀律但也有創造的勞動着。

三

朱少清更清楚地知道，一個青年團員要能真正担负起建設社會主義的責任，在生產中不僅熟悉技術，而且要能懂得各種操作規程的科學原理，這樣，不提高文化是不行的。一九五二年廠裏開展掃盲運動時，他立即報名向文化進軍，除了上班，學習文化就成為他最關心的事件之一，身上帶着字典，有空就翻，一面自學，一面還注意學習別人的學習方法，不到一年工夫，他就全部通過了所學的東西，而且能閱讀通俗書報，還能跟牆報寫稿子。並且還光榮地被評為全廠的特等學習模範。在這個基礎上，朱少清一九五三年參加了廠裏的透平值班訓練，到年底，就被提升為正式的透平值班。這種驚人的進步，是和他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責任心與腳踏實地埋頭苦幹的工作態度分不開的。

最近，黨為了更好的教育朱少清，已調他上黨的訓練班學習，培養他成為工人階級的專家和社會主義的建設者。

克服困難的測量員

曹 實

困難終於在青年測量員沈金泉面前低頭了，他以勝利者的姿態，走進了偉大祖國建設隊伍的行列。

這些時來，沈金泉碰到熟識的人，老是笑咪咪的，好像心裏掩藏着無限的歡樂，希望對別人傾吐似的。他是多麼高興自己能為祖國建設事業貢獻更多的力量呵！

可是，他走的這一段路程是非常艱苦的。

兩年前，沈金泉還是一個只能幹一些粗活的普通工人。當時為了適應工作的需要，領導把他提拔起來作測量練習生。工作一開始就碰到不少的困難，要搞好測量工作，必須懂得數學，什麼三角啦，代數啦……可是僅只讀了兩年書的沈金泉，過去連這些名詞都沒有聽過。湊巧碰到領導他工作的那位技術員又有些保守思想，平時根本不大讓這些練習生擺弄的邊，講起來又是一大套理論，令人聽了真是越聽越糊塗，尤其是他看到和他同隊的一位測工，工作了二十多年到現在還不能單獨測量，他真有些灰心了，他對自己產生了懷疑：「我能學好嗎？如果自己也像那位測工那樣那怎麼能完成領導上交給自己的任務呢？」這些都是使他當時感到苦悶的問題。但是，一個青年團員自覺的責任心，還是不時的在鞭策着他，要他去嚴肅的考慮這些問題。有一天領導上調他到武昌武惠堤去測量，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有兩位老工程師和一位中年的技術人員。兩位老工程師年紀大了，眼睛看不清，不方便去實際測量；他自己技術又不行，也不能去擔任